美丽北仑

竹林深处有人家

□ 张晓红

春天里，老公又送我去共同村游玩。

以前，有一次去的时候，印象中的山中人家，远远地看，柴门小院，门前开着一树桃花。刚巧有个小女孩，倚在门旁桃树下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巧笑倩兮，眉目含情。崔护当年遇着的姑娘，大抵也如此模样吧。

后来一次去，老公换了一个方向进山村。四时景致各不同，共同村又改变了一些模样。一条清澈碧莹的溪水，如玉带，如白练，与溪坑边在行走的几位素花衣裳的女子，相映成一幅流动的画卷。溪岸边，仍有几株桃树，落花缤纷，艳红盈盈。垂柳绵绵缠缠，丝丝映入溪中。耳畔，似有江珊的歌声缭绕：春天的黄昏请你陪我到梦中的水乡……

谁说这儿不是杨柳岸、梦中的水乡？山中人家，山村的父老乡亲，用踏实厚重的脚步，丈量着生养栖息的山村热土。生活本来平淡，只因不忘初心，笑看山巅霞蔚云蒸，永远在路上。不是仗剑走天下的霸气，也不是勇闯海角天涯的雄心，而是不断地发现，辛勤地拾捡散落在路上的小幸福。慢慢的，春风化雨，桃李芬芳。如诗词，如图画，又有着人间烟火气，不经意间，感动着心灵。

前一天，刚下过一场春雨。抬眼望去，烟雨漾漾的山坡若隐若现，如梦如幻，犹如小时候看到的神话剧中的仙境。薄纱般的水雾在山间流动，山是黛绿色。想到古时形容女子美时说“眉如黛”。而眼下的山景，便与“眉如黛”有同样的美好。

云海缓缓流动，山尖微微露出。一片一片的山掩映在云海之中。此时，三月的风，有春天的柔情，阵阵清香，随着春风，钻进我们深深的呼吸里。这儿，空气真好！

一条整洁宽畅的水泥路，一直通上山头。老公用三轮车拉着我上去，坡度陡峭，总算，拉上来了。来至山上一处平坡上，眼前一亮。这儿有一大片毛竹林。一排排竹枝婀娜秀亭，摇曳多姿。一阵微风吹过，发出轻轻的簌簌声。春阳下，流光溢彩。那竹枝的绿，绿得要滴出水来，又像是上了一层釉彩。山林幽静，无有市井喧嚣。八哥、画眉、白头翁、燕雀……啁啾婉鸣，这儿又是鸟儿们欢唱栖息的天堂。远处是几株枝干虬劲的杨梅树，鸟儿鸣叫得更清脆更响亮。

共同村生产毛笋，毛笋有名。侨居美国几十年的伯父姑母，就恋着家乡的毛笋干。毛笋干清香，又回味着天然的鲜。两位老人说：任何山珍海味也难与之匹敌。每年，共同村的亲戚会送来许多新鲜的“黄泥拱”毛笋，莹白如玉，饱满鲜润。我们家里有柴灶，切成几大段，在大铁锅里烤熟了，又切成玉片儿似的一片片。晒干了，有太阳的香，毛笋的鲜，家乡泥土味儿的芬芳。

竟然，浪迹天涯的游子，咀嚼不舍下咽。呵！梦里的故国家园，回味中的新鲜的：毛笋烤咸菜、毛笋笋丝肉丝豆瓣汤、毛笋红烧肉……满满的思念，仿佛未曾走远。但细数流年，却又相隔了几十年。每年，不吝用很贵的国际航空快递，给伯父姑母寄去一大箱的毛笋干。寄费远远超出了毛笋干的价格。但是，物有所值呀！

毛笋干包裹寄到，伯父会烧上满满一桌的放有毛笋干的各式中国菜肴。平时散居各处的儿孙们会相聚一堂，吃着聊着欢笑着，每一个家庭都能分上一包，都想来看看老家令人神往的“竹子的干”的原产地。

沉思间，出现在眼前的一大片毛竹林让我惊艳，让我浮想联翩。挖毛笋的季节已过，但我似又闻到了毛笋干的馨香，似又看到了在遥远的国度里，爱羡毛笋干的亲人们。我的眼睛里，涌上了泪水。

忽闻，狗吠。我想起平坡往里凹进的一块水泥平台后面，还有一幢整洁明亮的小平屋。走近了看，小平屋宛在。只见小平屋门前的水泥平台上，多了两大盆开得红艳艳的山茶花。远远近近，浓浓淡淡的绿波簇拥着花儿，愈显花儿红得娇媚耀眼。

窗内有个人影一晃，我忙呼喊：阿姨！我又来啦！你小竹笋还有吗？一个娴雅的年轻女子走出来，脚边的小黑狗撒着欢。阿姨！您找谁？您的话我听不大懂。

年轻女子衣着时新，长发绾髻。髻旁一枚晶莹别致的水晶发夹，映着绿影红花。我诧异，也改说普通话：“阿妹，这儿原先住的那对夫妇呢？”

“被开工厂的儿子接下山去为他们管家了。这房子借给我住了。”

“住在这里不觉得寂寞吗？”

“住在这儿没有寂寞。山下村庄的人每天早晚都上这儿跑步做操打太极拳，有几位阿姨阿公阿婆把我当自家人，上来了，就给我带些蔬菜过来。白天，我带着小孩坐着门口，看看青山，管管山头有否火灾的危险。每天，老公会回家来，一家人吃好饭，就一起去散散步，遛遛狗。我原本身子孱弱多病，现在也壮实了。你看这日子过得多滋润喜气。”

我一直欣喜地听她讲，也一直注视着她红扑扑的洋溢着喜气的脸。一扭头，她发现有一位阿公推车上山来了。她朝陡路那端大喊一声：阿公！我来帮您推！

她弓着身，小碎步地飞跑出去。阿姨！再见了！几只小鸟似被喊声惊扰，掠空而起。

生活短笛

核桃搡芝麻

□ 袁亚亚

小区门外又在轧核桃芝麻粉了，那香气四处飘洒，让人萦怀。“冬至进补，来年打虎”，外婆的口头禅因着香味倏然跃出脑海。

记得小时候，一过腊月上旬，我那小脚的外婆每天下午就要忙碌了。玻璃瓶、锡瓶饭盂、火油箱……一个个储物神器都被调动起来。晒芝麻，敲核桃，托人买冰糖，这些活外婆是容不得别人插手的，我们表姐弟几个只是跟进跟出地看热闹。

黑芝麻是我大舅舅种的，每当芝麻开花时节，外婆总会说：“倭豆开花黑良心，芝麻开花节节高，什么时候日子也像芝麻开花一样就好喽。”我从未细想过她的唠叨，听过拉倒，只是惦记着芝麻早点成熟结果，好去地头拔芝麻玩。拔芝麻这种小活我们都抢着要干，外婆也同意，只是千叮咛万嘱咐，芝麻杆一定要连根拔起，根上的泥要抖干净，头朝里，脚朝外，整齐地码在“白篮”里，然后舅舅扛回家。芝麻要连续晒，直到壳黄开裂了，拿两株芝麻相互敲打，那黑黑的，小小的芝麻就弹出来，然后扬掉碎壳，捡出泥巴，细细碎碎的活儿一道又一道，最后放入锡瓶饭盂储藏。

那大核桃真的好似从天而降，不知外婆是什么时候在哪买来的，只记得外婆敲核桃也很有趣。敲核桃是有工具的，一块当中有凹槽的铁块，一把小榔头，一枚挑针。拿一个核桃放凹槽中，榔头“笃笃”敲两下核桃就碎了，倒在茶盘里壳肉分开，嵌在壳缝里的用挑针挑出来。外婆一个接一个地敲，一块又一块地挑。我们在边上就背顺口溜“笃，笃，笃，卖糖粥，三斤胡桃，四斤壳，吃瓣肉，还瓣壳。”外婆却说壳也不还的，天冷了好生火熜，又很当真地告诫我们大核桃仁不能生吃，吃了要变聋子的。这个谬论我是真记住了，直到参加工作，有同事从老家带回好多大核桃分享大家，我就是不敢吃，究其原因，让大家笑掉牙。

眼看着冬至临近，外婆也不紧不慢地准备妥当。挑一个晴好的下午，核桃仁晒太阳下，那是绝对放心的，因为我们谁都不想成为聋子。大灶的火引着了，铁锅烧的冒青烟，外婆把柴爿退出灶膛，在铁锅里放上一把芝麻，轻轻翻炒，只听得芝麻在锅里爆跳。我们几个围着灶台观看，外婆一个人忽而灶前忽而灶后地唱着独角戏，直到芝麻炒完，我们所期待的美妙时刻就要开始了。

外婆在矮凳上垫块厚布，放上她的那方捣臼，听说那东西阿太也用过，是有年头了，那石锤上的木柄都捏得油亮油亮的。抓一把核桃仁和一块小冰糖放入捣臼，重重地搡，核桃仁成饼状，调羹一碰都变成颗粒了，加入一撮芝麻，360度地碾，轻轻地搡，还拿调羹翻动。我奇怪为什么一会重一会轻？外婆说芝麻轻搡重了会“飞”出来。说话间芝麻的香味已经飘起来了，我们几个都说“鼻头官香落嘞”！我那缺了门牙的外婆咧嘴笑了，却说“馋佬虫爬出来嘞”！外婆小心地，慢慢地搡着核桃芝麻，我实在是按捺不住了，建议三样东西一起放进去，反正都是搡碎，这样好快点。外婆却说这是补品，急不得，也不可马虎，因为核桃仁里有油，芝麻里也有油，要让这两种油融合在一起，熬进去了，这样才有补的劲道，冰糖是引子，去去核桃仁的涩。是这样啊，烦躁的我于是平静了许多。

外婆边搡边又说做吃的东西都要开开心心的，做出来的东西才好吃，恨声排气做出来的东西是不会好吃的，吃了会让人上火。当时我领会不了其中的道理，总觉得外婆自说自话。足足一个下午核桃芝麻粉终于搡完了。外婆把它装进早已备好的玻璃瓶或锡瓶饭盂里，这个给大舅舅，那个给你爸爸，锡瓶里的给你小舅舅。小舅舅的最多，外婆说小舅舅出门在外最辛苦。看看已所剩无几了，外婆让我们每人尝一调羹，我们吃进核桃芝麻粉都抿着小嘴，鼓着腮帮，就怕不小心漏出嘴外，上下牙齿一磨合，满嘴的香味溢出，太好吃了！我的表弟一个劲地刮捣臼，外婆哈哈大笑，说是省力了，捣臼都不用洗喽。

往事历历然时光不再。当外婆谢世，我那在外的小舅舅什么都不要，唯独带走了那方捣臼，邻居们笑话他真的是“笨贼背捣臼”。经年后，我由衷地理解了小舅舅的心思，他带走的是母爱，是亲情，那一方捣臼既冷又硬，却蕴藏着慈母浓浓的爱和深深的牵挂。

诗海浪花

稻 子（外一首）

□ 吕付平

井亭村的稻子熟了
黄绿相间的稻田，在初冬的午后
散发出温馨喜庆的气息

收割机在远处抖动身体
像一个臃肿的剃头匠，将一个个
低垂的头颅，批量割去

一群白色水鸟，扑棱着翅膀
从一片稻田落在了另一片稻田
继续在田埂上梳理羽毛

水离开了稻田，杂草先于稻子
死去。点缀其中的几株稗草
成为忠实的陪葬者

作为旁观者
我乐于看到这些丰收的景象
看谷子被装进口袋，再一包一包
码在车上，从田间离开

而遗憾来自于种田人，我读不懂
他们脸上的表情，他们的平静
或无动于衷和这个季节格格不入

想一想此时的瓦房村，正是
小麦播种的时节，想一想
十年之前，在冬日的阳光里

金色的光芒笼罩着回忆
那些来自五月初夏丰收的场景
现在，已成为遥远的故事

春上“梅梢” 陈张坤 摄

说起月光

抚琴、品茶、聊天
把一块月饼切成整齐的小块
如果坐在月光之下
做这些事，多好

等上弦月或者下弦月
将自己斟满
再一口口抿掉
需要多少等待和张望

天高水长，露重霜浓
飘远的风筝，远游的鱼群
悬浮，停顿，只为
聆听来自家乡的呼唤

离家的人，请你经常停下来
看一看时光深处那些
陈旧的事物
那里有温暖的光
一直照着你离开时的路

投稿邮箱：blxqsk@126.com

方言拾萃

北仑词汇中的“生意经”

□ 张仿治

五六十年前，我童年时，常听大人说，某某人的父亲是从小去上海学生意的。又，常听四邻八舍称农民为“种田人家”，对不是务农的人家，则统称为“生意人家”。慢慢地知道了，那个时代，“做生意”是家乡百姓除了务农之外的一个重要谋生手段。再一留心，就发现，在我们平时的许多对话中，也不时会用到一些生意人的字眼。

第一个听得多的词，该是“卖相”了：“哎哟，你看这小娘卖相介好呐！”这“卖相”一词，本来是指打算卖出去的商品外表如何，慢慢演变成指所有事物的外表，最后约定俗成，就连人的相貌也成了“卖相”，姑娘媳妇如果听人说她的卖相好，一定是十分开心，绝不会想到“买卖”上面去：“这份人家的新媳妇，卖相交关好，性格也交关糯。”

我们知道商人对前来购物的顾客，俗称“买主”。可是，有时你会发现，北仑人对不是顾客的人也有这样称呼的。不过，如果用上了这个称呼，应该是不怎么友好了：“这买主，一点不守时，说好九点钟在车站等，现在已经过了半个钟头，还连影子都不见！”“这四五个买主，没有一个好对付！你可要小心了！”这两个句子里说的“买主”都不是真正的买主。

生意场上难免有盈有亏，比如“伤料”（受损失了，不合算了）、“上算”“格算”（合算）、蚀本（亏本损失）、拆蚀（零卖过程中的损耗），但在北仑人的口语中，这些生意词汇也都用于日常生活了。试举几例：

“阿明这次伤料了，给阿国帮了三天忙，连声谢谢都没有！”

“洗了三只碗，倒让他听了五个故事，小华上算煞了！”

“心想占上风说他几句，结果反而被他说去，触了个霉头，一点都不格算！”

“姑婆贪小，多吃人家一只蟹，结果把肚子吃坏了，还要去医院吊针，反而蚀本了！”

“老李这次拆蚀了，闯红灯被罚了好几百元，所以一路上闷声不响的。”

俗话说和气生财，精明的生意人对顾客总是客客气气，凡来“我”店里的就叫“光顾”，凡是把业务给“我”来做或是到“我”店里来买商品的就是说你把生意“下顾”我了。天长日久的，人们就在生活中也普遍用上了这个词——把什么好机会给我，就说成把这好处“下顾”我了：“队长啊，这个活儿轻松，你就下顾给我算了！”有趣的是，“下顾”本来是谦词，含有“你在上、我在下”的意思，所以是“你下顾我”，可慢慢的人们却把它混同于一般的词了，所以也出现了“我下顾你”的用法：“小王啊，最近有个出差的好机会，就下顾给你吧！”这样一来，“我”就居高临下，毫不客气了。

“统扯”一词，本来指的是商品的平均数。比如这批桃子，大的5元一斤，小的3元一斤，现在全卖给你了，就给了一个平均价：“统扯4元一斤，你要就拿走！”而用在生活中，则变成了“平均”的意思：“这里还有240元钱，4个人统扯，每人60元。”

一笔买卖也叫一注买卖。商人有一注注的小生意，也有整批的一次性的大生意，这种一次性的买卖，就叫“趸注”。这个词用到生活中，就是集中起来的、全部的意思了：“这样来一个登记一个太慢了，你先把材料收着，收齐后我趸注来登记吧。”“又是台风又是虫害，这次他趸注倒霉，颗粒无收了。”

生意人讲吉利，忌讳不吉利的话。北仑人“舌”“蚀”同音，因此，买猪舌头就成了猪“蚀头”，为了避这个嫌，就用了一个反义词来代替，把“蚀”改为“赚”，舌头就叫成“赚头”。

“利市”本也是生意中的词语，意思是买卖所得的利润，“发利市”则是商店开门做成的第一笔生意。可是在我们北仑的口语中，这个词也引申到生活中去了。“阿平发利市，头一场比赛就先拿了个第一。”此外，也是为了讨个口彩，生意人把猪头肉称为“利市肉”，因此，同上面提到的“赚头”一样，普通百姓都接受并习惯了生意人的这个叫法。

旧时人们做的是小本生意，产生了那么多的生意词汇，现在，北仑经济更加发达，伴随这现代化的大生意，百姓中该会流行更大气的生意词汇吧。

城市清音

三月里的春天

□ 沈东海

我喜欢春天，特别是宁波三月里的春天。

三月里的清晨，还在睡梦中的我，被窗外的雨——这个突然到访的来客吵醒。揉了揉睡眼惺忪的眼，窗外的世界，早已不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昨天。淅淅沥沥的雨，和着屋外几声清脆的鸟鸣，像一支迎亲的乐队，大自然用它独特的方式，迎接着春天。

春天是来了，变的不仅仅是屋外的大自然，还有我按捺不住的心情。长时间徘徊在屋内，呆呆地望着天，终于数尽了最后落下的两三点。出门走走，走走成了我这一天中最美好的生活体验。今天的天空，如同在水里荡涤了一遍，不像往日给人阴沉的感觉。那一排河畔的杨柳，像一群在河边漂洗着的姑娘，春水染绿了她们的秀发，是否也像怀春的少女，思念起某一个心爱的他？她是春天里即将出嫁的新娘，独自对着水镜梳洗打扮着。每一个匆匆经过的人们，请不要过去打搅她，就远远地站在那，距离是会产生更多的美的。那三月里最多情的风，总喜欢轻轻拨弄着她的秀发，如同抚弄着几根琴弦，和着绿帘中的几声鸟鸣，演奏出春天中最华美的乐章。

那些依旧光秃秃的树，现在倒觉得婀娜多姿了，像春天里脱去厚重衣服的女人，线条分明着。那枝头间一夜里冒出来的星星点点的绿，如同一颗颗耀眼的翡翠，又如同一双双初生婴儿的眼，眨啊眨着。呵，它们多么像是一枚枚鲜活的勋章啊！预示着新的生命，即将从这一刻开始茁壮成长。

就是这一场不起眼的雨，让春天这个大姑娘，当了回大自然里最写意的油画家。只要雨水能够得着的地方，她就能在那上面作画。村子里的路上、墙上、巷子里，到处都是绿油油的一团一团。昨夜还是零星点点的绿，今天却像决了堤的潮水，到处汹涌着，从院子里、巷口、街上，涌出去，如同一匹匹脱缰的奔跑着的野马，漫无边际地蔓延到第一个角落。那些墙角屋顶，角角落落，只要有一丁点泥土的地方，都被春天这个姑娘，播种下了绿的种芽。一棵从土里探出脑袋的小草，一株还含苞待放的花，都开始在风中招摇了。

此时，路上看到最多的是人，喜气洋洋的。街上、田野里，到处都是忙碌起来的人们，堆满了笑，如同淡淡的花香。新的一年，新的起点，每个人都是一只辛勤的小蜜蜂，在心底酝酿着自己的明天，如同在田间播种下的种子，期望着它能快快长大。那些带着闲情去踏青的，不妨学我，去竹园掘一棵冬笋，到茶园拔一把野葱，或者在野地里掐一把马兰……把“春天”采回来，把“春天”带回家。自己简单地烹饪一下，慢慢地咀嚼着这春天的味道，也算是一种小小的幸福吧。

若说热闹，那三月里最热闹的，莫过于一群在野地里闹哄哄的孩子了，如同枝头叽叽喳喳的鸟儿，不知疲倦地在那里奔跑、雀跃着。这个世上，还有什么能比这让人更高兴的呢？这春天里最富于生机的景象，预示着这里的将来，也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即将蓬勃发展。它蕴藏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心中最美好的希望。

三月，假如你还在北方看别人都看惯了的雪，是否也该厌倦了和海南岛的春天无休止的缠绵？那就不妨来这儿吧。来这儿看看，看看不一样的阳春三月。